



私家秘藏
焚毁名著

主编 马松源

第九卷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回 酒邀良友敦交谊 (5)
 金赠偷儿见侠情
- 第二回 张杰士投谋寨主 (11)
 秋联女过继胞姑
- 第三回 姜老图财营贩米 (16)
 贾婆逼女自斫柴
- 第四回 秋莲女畏逼离阁 (19)
 春发郎怜情赠金
- 第五回 旷野奇逢全泄漏 (24)
 高堂阴毒起参商
- 第六回 同私奔乳母伤命 (30)
 推落涧秋娘脱灾
- 第七回 刁歪妇公堂告状 (36)
 逃难女尼庵寄身
- 第八回 清上官推情度理 (40)
 作恶妇攀东扯西
- 第九回 石敬坡报恩惹祸 (45)
 李春发无故招灾
- 第十回 公堂上屈打成招 (49)
 牢狱中协谋救主

- 第十一回 惧卖身私逃陷井 (54)
因同名孟浪鸣官
- 第十二回 何巡案听诉私访 (59)
徐黑虎认车被擒
- 第十三回 错中错捞女成男 (63)
奇上奇亲夫是尸
- 第十四回 三拷下探陈叛势 (67)
两军前吐露真情
- 第十五回 重金兰擅劫法场 (71)
明大义逃归囹圄
- 第十六回 男女会庵中叙旧 (76)
春秋配救赐团圆

第一回 酒邀良友敦交谊
金赠偷儿见侠情

世上姻缘有定，人间知己难逢。〔堪〕欣全如
又□□，何妨受些惊恐。只因闺名一韵，错讹
正在〔其〕中。将功折罪荷皇封，孤鸾喜配双凤。

——右（上）调《西江月》

话说大明天启年间南阳罗郡有□□缘，真是无意而得，
遇难而成者，其人姓李名花，表字春〔发〕，〔生〕得容貌端
方，性情〔文〕雅。胸藏五车之书，才超〔众〕人之上。
〔青〕□□□尚未登科。不料父母早亡，并无兄弟，孤身独
处。中〔馈〕□□□有老奴李〔翼〕〔朝〕夕陪伴。但他功
名上不甚留心，林泉中却极着意。一日独坐书斋，恰当重阳
时节。正是：

霏霏细雨菊花天，处处楚歌共绮筵。
九日登高传故事，醺来落帽是何年。

这李生在斋中寂寞无聊，偶尔闲步，见梧桐叶落，黄花
正芳，不觉酒兴甚浓，一声就叫李翼过来。李翼忽听主人呼
唤，忙到面前说：“相公有何吩咐？”李生道：“今日重阳佳

节，收拾酒肴，待我夜饮。”李翼道：“饮酒登高方为避疫，正该白昼，何必夜饮。”李生道：“你原不知九月九日，乃是李陵在番登台望乡之日，后人登高，依古托言避疫。饮酒最乐，你去沽酒，我在这里看李陵在番的古文一回。”李翼闻言，不敢怠慢，说：“小人即去，安排肴酒便了。”竟自退去。李生打发李翼去后，翻阅了一回史书，又朗诵了一遍歌词。不觉夕阳在山，众鸟归林，已到黄昏时候。只见李翼走来，说：“酒肴俱已齐备，请相公夜消。”李生道：“你且回避，待俺自酌自饮，以尽九日之欢。”李翼应声去了。李生饮着一钟茱萸美酒，对着一盆茂盛黄菊，尽兴而饮。

这且按下不题。却说李生同学中一个朋友，姓张名言行。生得相貌魁伟，勇力过人。却是满腹文章，功名顺利。前岁乡试已经登科，及至次年联捷又中了进士。不料场后磨勘，因查出一字差错，竟革去了前程。自此以后，居处不安，常常愤恨说：“我有这等才学，何处不可安置。甚么是先得后失，这样扫兴。难道就家中闷坐了结此生罢了。近日来，幸喜集侠山好汉请我入伙，倒是称心满意的事。所谓不得于此，则得于彼。不免打点行囊，飘然长往，有何不可。我想罗郡绅衿，惟有李花与我最厚，何不到他家一别，以尽平日交情。”竟移步走到李春发门首，叫声：“有人么。”李翼闻听开了门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张相公。”忙报主人知道。李生即忙迎出道：“仁史从何处来，快请庭中一坐，少叙阔情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有事特来奉告。”二人遂携手进了中庭。分宾主坐下。李生忽见张言行满眼垂泪，问道：“仁兄为何落泪？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弟不知，愚兄自遭革除之后，居处不宁，幸喜集侠山众好汉请俺入伙，不久就要起身。你我知己

好友，故此明言相告耳。”李生闻言，大惊失色道：“集侠山人伙，岂是读书人做得事？诚恐王法森严，仁兄再请三思，不可造次。”张言行道：“俺张言行入世以来，义气包身，奇谋盖世。既遭革退，功名无成，何年是出头日子。若碌碌终身，死不瞑目。”李春发道：“不然，读书的人处在世间，趋福避祸，理之当然。忤逆之事。岂可〔乱〕行。况且富贵贫贱，凭天主张，何必如此激烈。”张言行拍案大叫道：“俺生平不知道甚么祸福，比不得古圣贤省身学问。我想愚兄抱些才略，自当雄壮其胆，做些人所不能为，不肯为，不敢为的事业出来，方能惊天动地，赫人耳目，才是英雄。若斤斤自守，受人挫折，实不甘心。主意已定，无烦贤弟拦阻，就此告别罢了。”李生又挽住衣袖道：“仁兄执意如此，小弟也不敢苦劝。现成肴酒痛饮几杯，权当送行何如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李生吩咐李翼掌上灯，快将酒汤来。李翼答应，递过酒来。李生说：“待我奉仁兄一杯。”张言行道：“相交好友，何用套言。”李生道：“遵命了。”二人坐定，饮了数巡。李生开口道：“小弟有一言，还望仁兄裁夺。想老仁兄乘七尺之躯，那绿林中勾当，岂可轻易入伙。倘官兵一到，何处躲藏，到那时节悔之晚矣。况且仁兄具此才学，从新再整旧业，脱绿换紫，亦甚易事，何苦轻投逆类，岂不有玷家声。”张言行闻听鼓掌大笑道：“贤弟真是个书呆，出言甚是弱儒。但愿到集侠山，大事定妥，便可横行天下，何事不可为。方觉痛快，愚兄酒已醉了，就此告别。”李生又拦住道：“夜已深了，请到上房同床夜话，俟明日早行，岂不两全。”张言行无奈，只得依从道：“也罢，应就是如此。”李生遂唤李翼铺设停当，两人携手同行，到了卧房，不肯就

寝，从新摆上酒菜来同饮。说了些古人不得志话头，又讲了些豪杰本领不受人拘束的言语，甚是欢腾。听得樵楼二鼓声急。暂且按住不表。

却说罗郡中有个做贼的，姓石名唤敬坡，吃赌嫖，无所不做。每日在场中输了钱财，手中困乏，即做那夜间的勾当。这日又因无钱使用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石敬坡生来身似灯草，飞檐走壁，稳如平地。因母老家贫，没奈何做此行径。又缘赌博不利，偏偏要输钱。这两日甚是手乏，趁今夜风急月暗，闻听李花家产业丰厚，不免偷他些东西，以济燃眉之急。此刻已过二鼓时候，正好行事。”遂转弯抹角，来到李花家门首。石敬坡望了一望道：“好大的宅院，待咱跳过墙去相机而行便了。”只见他将身一跃，已坐墙头上边。又将身一落，已到院内。虽然脚步轻跷，亦微有响声。只听得犬吠连声，惊省院公李翼，闻得狗叫不比往日，慌忙起身来，道：“狗声甚怪，想是有贼，不免起去瞧瞧。”遂开了门，四下张望。却说石敬坡见有人开门，只得潜身躲在影身所在，装作猫儿叫了几声。这也是贼人惯会哄人的营生。李翼吓了一口道：“原来是一只猫儿，将我吃了一惊。进房睡去罢。”石敬坡在暗中喜欢道：“猫儿被老狗打破了这桩买卖。”停了一时，见无响动，方敢跳出身来，向上房一望，灯尚未息。怕有人未眠，不敢轻易上前，又在暗处暂避。这是甚么缘故，只因张李二生，多饮了几杯，讲话投怀。已过三更时分，精神渐渐困倦，又兼酒气发作，二人竟倚桌睡去，那里意料到有人偷盗。这石敬坡站立多会，见寂无人声，便悄悄走到门边。并未关掩，又向里一张，见蜡烛半残，满桌子上杯盘狼藉，两位书生倚桌而眠。石敬坡暗笑

道：“原来烂醉了。待咱将竹筒吹灭了烛，现成肴酒等我痛饮几盅，以消饥渴，有何不可。”遂移步到桌边，把壶执定，托杯在手，然后吹灭了烛，自斟自饮，满口夸奖好酒，多喝几杯，壮壮胆气。又喝几杯，忽道一声：“呀！不好，浑身都软了，想是有些醉意。”正然自己言语，只见张言行猛然惊省，看旁边有人，遂大呼道：“有歹人！看刀。你是做甚么的？”李春发亦自惊起。吓得那石敬坡，战战兢兢，寸步难行，只得跪下说道：“请爷爷听俺下情，小的石敬坡，既无买卖，又少田园，家道萧条，上有八十岁老母，忍饥受饿，无计奈何，做这样犯法的勾当，望爷爷可怜饶命。”张言行喝道：“呸！定然是少年不作好事，诸处浪荡，任意赌博，才做这黑夜生意。待我杀此狗头。”才待要斫，李生慌忙扯住道：“我劝仁兄且息雷霆，断不可结果他的性命，他也是为穷所逼，无法可施。这一次且将他恕过，仁兄且请坐下。”张言行放下刀，说道：“太便宜他了。”李生遂叫李翼过来，快取白银三两，绵布买疋，与石敬坡拿去。李翼不敢违命，遂各取到，说：“银布在此。”李生道：“着他拿去。”石敬坡道：“蒙爷爷不伤性命，感恩不浅，怎敢受此赏赐。”李生道：“今日被擒，本当送官，念你家有老母，拿去供养你母亲罢。”石敬坡叩谢道：“他日不死必报大恩。”李生道：“谁要你报，但愿你改过就是了。”李翼送他出去。这石敬坡因祸得福，携着银布千恩万谢，畅心满意而归。张言行方说道：“愚兄告别。”李生道：“天明好行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天月初十日，还要送舍妹到姑娘家去，没有久停的工夫。”李生道：“仁兄可再住几日，容小弟钱送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弟既蒙厚爱，明朝至乌龙冈上相别罢了。”李生道：“你我相交多

年，一旦别离，小弟心中实不能忍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后会有期，何必如此。”李生道：“只得遵命，到乌龙冈奉送便了。”二人移步出了大门，相揖而别。正是：

从来名士厄逢多，谁许拊膺唤奈何。
后会难期应洒泪，阳关把盏醉颜酡。

二生相别，不知后来还能会面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张杰士投谋寨主 秋联女过继胞姑

话说张言行辞别了李春发，望家而走。只见疏星半落，天上残月犹挂，松梢披霜戴露。渡水登桥，慌慌张张，总是心中有事，那肯少停，不多一时来到自己门首。敲了敲铜环，叫声贤妹开门。

却说张言行妹子，名唤秋联。因父母偕亡，依哥哥度日。生得容貌端庄，举止温柔。刺凤绣鸾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会。昨夜因哥哥不回，等到三更时分，方敢安寝。黎明时节忽听哥哥敲门，疾忙起得身来。尚未梳洗，应声走到门前。闪开门，说：“哥哥回来了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回来了。”把门关上，回到房中。秋联问道：“昨晚哥哥那里去来？”张言行道：“昨宵同李春发一处饮酒，不觉醉了，因而宿下，未曾回来。”秋联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哥哥可吃茶么。”张言行道：“不用，你快收拾包裹带了钗环细软东西，姑娘病重，要去探望。”秋联道：“想是侯家姑娘么？”张言行道：“正是。”秋联道：“他乃久病之人，不去到也罢了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贤妹差矣，这一病比不得往常，定要去看看。”秋联道：“哥哥言语有些跷蹊，为何教妹子带了钗环细软呢？”张言行闻言着急道：“哎！贤妹那里知道，恐怕到了他家多住几日，家中无人照管，不过为此。”秋联道：“既这等说，待我梳洗完

备，做了早饭，好随哥哥前去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这到使得。快梳洗了用过饭，以便同行。”秋联遂归绣房，急急打办。心中却暗想道：“哥哥这般言语，到底教人疑惑。数日来未曾提起，忽然这样催促。或好或歹，只得任凭哥哥主张。”不觉潸然泪下。这张言行见妹妹归房之后，虽是陪着笑脸，却暗里带些愁烦：“俺虽是铁石心肠，岂不念同胞之情。但我心怀不平，要入山落草。只得把手足之情，一旦抛撇。只俺自己知道，不敢明言。”正暗自忖度，忽见妹妹收拾妥当，将早饭摆在桌上。二人同吃了，然后锁了门户，扶着妹妹上了马，望侯家慢慢行来。走勾多时，才到门首。张言行道：“已到姑娘宅边，贤妹下马来，待我叩门。有人么，快开门来。”

却说侯老儿，名唤上官。听得有人打门，失了一惊道：“听得马声乱嘶，人腔高唱，有什么事情，这等大惊小怪。”忽听门外又说道：“姑爹开门。”上官方知是亲戚降临，开开门道：“原来是贵兄妹们，快请里面坐。”张言行将马拴在槽上，然后同妹妹走上草堂。侯上官道：“你看这草堂上几日未曾打扫，桌椅上落得灰尘如许，待我整理整理。”张言行兄妹方才施礼，说：“姑爹万福。”侯上官答礼道：“你兄妹二人可好。”张言行道：“承问承问。”侯上官道：“快请坐下歇息。”转身向内喊道：“婆儿快下床来。”张氏道：“我起床不得。”上官道：“罗郡侄儿侄女看你来了。”张氏闻听又悲又喜道：“待我扎挣起来。”气吁吁移下床时，险些昏倒。拄着拐棍，慢慢行来。说道：“我儿们在那里？”张家兄妹慌忙迎下草堂向前拦住，说：“我们就到内室到去看姑娘，为何勉强起来，若要劳碌着，反觉不便。”欲要施下礼去，张氏

道：“不许你们见礼，是甚风儿吹到吾家，今日相逢，教人泪下。你二人到来刚刚凑巧，姑侄们见一面也得瞑目。”二人问道：“姑娘病体较前如何？”张氏道：“我这时候如草上之露，风中之烛，难保朝夕。论理这样年纪，也是死得着的，到不必较量。今日我们聚首也非偶然，只是有累你们远来，甚觉不安。”张言行道：“理当问候姑娘，何必挂齿。侄儿到此一则探望，二则要贸易他乡，只是牵挂妹妹无人照料，意欲把我妹妹与姑娘做一螟蛉女儿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。”张氏道：“这也使得，但未晓侄女肯与不肯，再作商量。”秋联道：“哥哥既有此心，在家何不与妹妹商议明白呢。”张言行道：“非不与妹妹说明，恐先与你告知，你不肯来，却耽搁了我的买卖，故此相瞒并无别意。况且姑娘这里胜似咱家十倍，晨昏相依，到觉便宜。过来拜了父母罢。”秋联低头沉吟，心中自思，如不依从是背长兄之命，无依无靠，一旦做了螟蛉，又恐怕将来没有下梢。”正自辗转不定，只听哥哥又来催促道：“过来快些拜了爹妈。”秋联无奈何，只得跪倒庭中拜了四拜。满眼含泪，却不好出声啼哭。起身来，张言行随后也就双膝跪下道：“我妹妹虽渐成人，但四德未备，还望当亲生女儿教训。俟侄儿时来运转，倘有发达日子，不敢辜负大德。”拜了两拜，俟上官扶将起来，张氏道：“我是姑娘与他亲娘相争多少，你的父与我又是同胞，自然久后择个才郎招赘吾家，至老来时相为依靠，岂当外人相待。”侯上官接口道：“我两口儿又无男，又无女，冷冷清清。得侄女为螟蛉，与亲生何异。后来得个美婿，结成婚配，我二老临终，难道他不发送我们。算来真是两全其美，难得难得。”不觉手舞足蹈起来。张言行又从怀内掏出五十

两银的包伏，放于桌上，说：“些须几两银子，权为柴米之资。”侯上官不肯，道：“你拿在路上盘费，我家中自会摆布。”张言行道：“侄儿还有剩余，不必推辞。姑娘姑爹在上，侄儿就此告别。”侯上官道：“贤侄多住几天再去不晚。”张言行道：“起程在即，不能久停。”侯上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敢强留了。”张氏道：“我抱病在身，不能送你。侄儿在路须晚行早宿。逢桥须下马，临渡莫争船。牢记牢记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多蒙姑娘吩咐，侄儿晓得。此去自有经营，无烦挂念，就此拜别。”秋联上前扯着衣衫道：“哥哥千万保重，须早去早归，断不可久恋他乡，使妹妹盼望。”不觉流下泪来。张言行道：“非是做哥哥的忍心远离，总因心怀不平，又有要紧事相约，不久几月就来看你，不必伤惨。在此好生服侍姑爹姑娘，哥哥在外亦好放心。”说完，把马牵出大门以外。侯上官随后拿着酒壶酒杯说道：“我与贤侄饯别，多饮几杯，以壮行色。”张言行道：“又蒙姑爹厚爱，待我领情。”接过杯来，连饮三盅，拜辞上马而去。正是：
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这侯上官看着走得远了，方才把门关上。回到内室，满面堆欢道：“不料今日有此喜事，婆儿你收了女儿，早晚有了依赖，侄儿又留下这些银子，我想坐食山空，也非长策，不如再凑办几两银子，并这五十两，出门做些买卖，得了利息，才好过得日子，岂不更好。”秋联道：“母亲当这时候，爹爹还去做买卖，不如在家相守为正。”张氏道：“哎！此话你莫向他说。如今有你伴我，任他去罢。你且扶我睡去。”

秋联应声：“晓得。”随各安寝。过了数日，侯上官打整行囊，并带资本，又拿着刻名刀，以防不虞。出门经营去讫，落得母女在家相敬相爱。这张氏逢了喜事，倍觉精神，病体渐渐安和了。不知张言行归山，侯老儿贸易后来如何，待后分解。

第三回 姜老图财营贩米 贾婆逼女自斫业

且说罗郡中奎星街，有一姜公，名韵，表字德化。为人良善，处事老诚。娶妻刘氏，贤慧端庄。生下一女，因月间缺乳，觅寻奶娘代为抚养这女儿，起名秋莲。长到十五岁上，真个是身材窈窕，容貌端方。不料母亲偶染时疫，竟尔亡故。

〔时〕下秋莲，幸有他奶娘晨夕陪伴。姜公因无人料理家务，又继娶了个二婚贾氏。这贾氏存心不善，性情乖张，碍着丈夫耳目，勉强和顺。一日独坐房中，暗自思量道：“我自从嫁到姜门，并未生下一男半女。只有丈夫前妻，撇下一个女儿，从小娇养惯的，惟在房中做些针线，一些杂事并未一件替替老娘。平日说他几句，我丈夫又极护短，不许罗唆。我常怀恨在心，又不好说出口来。若是我亲生女孩，自然有一番疼热，他是旁人生得，终不与我一心。几次要磨难于他，只是无计可施，这却怎么了。哎，既有此心，终有那日。”正在自言自语的时候，忽听丈夫敲门，慌忙答应道：“来了。”开开门，迎着面说道：“今日你回来，为何这等慌张？”姜韵道：“婆儿你那里知道，运粮河来了一桩买卖，我已雇下车辆前去装米。急取银两口袋来。”贾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去取来。怎不与女儿说声？”姜韵道：“三五日就回

来，何必说与他知。我去后须要小心门户，不可多事。”贾氏答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何劳吩咐。”

打发丈夫出去，把门闭上，转回身来，坐在房中道：“趁老头儿不在家里，不免叫女儿出来，挫磨他一番。他若不服，饱打一顿，出出平日闷气，有何不可。”遂高声喊叫道：“秋莲那里？”这秋莲正在闺中刺绣鸳鸯，忽听母亲呼唤，慌出绣房，应了一声。只觉喊叫声音有些诧异，未免迟迟而行。又听贾氏大叫道：“怎么还不见来，气杀我也。”秋莲闻听，遂叫声：“奶娘快来。”奶娘走来问道：“大姐为何失惊呢。”秋莲道：“母亲前边发怒，怎好见面。”奶娘道：“虽然发怒，那有不见之理，小心过去才是。”秋莲胆怯心惊，见了贾氏，道了万福。贾氏道：“万福甚么，三文钱一斤豆付，可不气杀我也。”秋莲问道：“母亲因何生气。”贾氏道：“你不知郊外有许多芦柴，无人去斫，如何不教人发燥。”秋莲道：“母亲不必性急，何不雇人去斫来。”贾氏道：“那有许多银钱雇人，我想你倒去得。”秋莲道：“母亲，孩儿闺中幼女，如何去得。斫柴到也罢，恐怕旁人耻笑。”贾氏道：“这是成家所为，有甚笑处。”秋莲道：“孩儿只会刺绣，不会斫柴。”贾氏大怒道：“哎，你敢违母命么。”奶娘上前劝道：“老安人息怒。大姐从来不出闺门，斫柴如何做得。”贾氏睁眼道：“老贱人多嘴，还不退后。秋莲，我问你去也不去？”秋莲道：“孩儿实不能去。”贾氏大怒道：“你敢连说三个不去。”秋莲道：“孩儿不敢，只是不去。”贾氏把脚一跺道：“哎呦，了不得了！你又不是宦家女，因何朝夕不出闺门，娇生惯养，一点不像庶民人家行径，生活之计，全不关心，岂不气杀了我。”秋莲道：“奉劝母亲暂息雷霆，